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埕邊村： 聞名海都的僑鄉故事

陳和深

在泉州東南沿海的一隅，有一個名為福建省南安市水頭鎮的埕邊村僑鄉。這裡保留了许多傳統的閩南建築，紅磚古厝、洋樓錯落有致，每一棟都有不一樣的創業故事。更因其深厚的華僑文化而聞名遐邇。作為一個享譽「海都」的僑鄉，埕邊村不僅承載了無數海外遊子的鄉愁，也見證了他們在異國他鄉拚搏奮鬥的精神。

走進埕邊村，映入眼簾的是那一棟棟風格各異的古厝與洋樓。

這些建築彷彿是一位位沉默的老者，靜靜地訴說著屬於這個村落的古今故事。有的斑駁的牆壁上爬滿了青藤，彷彿時間在這裡凝固。每一塊磚瓦、每一個雕花都在向人們展示著那段輝煌的歷史。

埕邊村的故事，離不開那些遠渡重洋的南洋客。他們懷揣夢想，踏上了未知的土地。彼時的南洋，是一個充滿機遇與挑戰的地方。語言不通、風俗不同，但這些勇敢的人們憑藉著一股「愛拼才會贏」的精神，在異國他鄉闖出了一片天地。

在南洋這片陌生的土地上，南洋客們不僅要面對生活上的種種困難，還要應對商業競爭的壓力。然而，正是這種壓力激發了他們的智慧與勇氣。他們從最初的勞工做起，逐漸積累了資本，並將家鄉的傳統手藝與商業模式帶到南洋。無

論是種植橡膠還是經營商舖，他們都以勤勞與誠信贏得了當地人的尊重與信任。

歲月流轉，一代又一代的南洋客在異國他鄉紮下了根。但他們從未忘記自己的故鄉——埕邊村。每當夜深人靜之時，那份濃濃的鄉愁便化作一縷縷思念，飄蕩在南洋的星空下。於是，他們開始將自己的財富寄回家鄉，修建起一棟棟氣派的洋樓與古厝。

這些建築不僅是他們成功的重要標誌，更是他們對故土深情厚誼的最佳見證。

如今，當你漫步在埕邊村，依然可以感受到那股濃郁的南洋風情。這裡有中西合璧的建築風格，有用南洋特產裝飾的家庭院落。每一位村民都能講出幾段關於南洋客的傳奇故事。這些故事不僅僅是家族的記憶，更是整個村子的精神財富。

值得一提的是，埕邊村並未因時代的變遷而失去其獨特的魅力。相反，隨著旅遊業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慕名前來探尋這段歷史。村民們也在保護傳統的同時，積極融入現代元素，使得這座古老的僑鄉煥發出新的生機。

埕邊村不僅僅是一個地理概念，它更是一種精神象徵。這裡的每一棟洋樓古厝，都是一個個動人心弦的故事。它們記錄了南洋客們在外打拼的艱辛歷程，也寄托了他們對家鄉的無限眷戀。通過這些故事，我們看到了一種不屈不撓的精神，那就是「愛拼才會贏」。這種精神不僅在過去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南洋客，今天也同樣鼓舞著我們在追夢的路上勇往直前。

讓我們銘記這一份珍貴的鄉愁，傳承這份偉大的精神。無論身在何處，心中永遠有個地方叫做埕邊村。

雨後林海山中夏

陳慶乾

幾場清涼的急雨，一掃入夏以來，讓人如坐針氈的溽熱。縱然時在七月，也終於有了炎暑盡退的幾天。

獨坐院中，悠然呷茶，神思正在遐邇遊走之際，一陣清脆激越的流水聲，似珠玉落盤，又若環珮碎地，冷然入耳。我的心倏忽一亮，這定然是東山上那口瀉泉的杰作吧。

東籬外的那座大山，每當春時發新芽，秋時飛黃葉，冬時落瑞雪，我都會如約而至，如今涼雨幾場，山中景象定

然耳目為之一新，我又怎能無動於衷地置身山外呢。

沿著蜿蜒的山徑深入幽處。映目所見，皆是鮮美的芳草，萋萋的灌木，蔥蘢的林海。不論抬頭仰望，或是矯首遠觀，這山中所起伏湧動著的，俱是層層疊疊的碧綠波濤，以及千金難買的清涼夏意。那些蓊蓊鬱郁的枝葉，將雨後鵝黃色的陽光打碎，片片落在地上，光影斑駁，跳動著，嬉戲著，頑皮著。微風一來，松濤陣陣，枝搖葉動，光隨影移，珊珊可愛。這樣的時候，雨後林海中的天籟，大自然最親切的呢喃，一掃人們心中的喧囂與浮躁，霧靄與陰霾，而更添了幾分舒爽與愜意，雅致與禪意。

深入林海，繞過怪石斜峰，終尋到那瀉泉的源頭之地。一汪清泉從山石間汨汨流出。

這個時候，它還是如此清涼舒緩，婉約內斂，不動聲色，然而一旦它化身成一道奇絕的白練，飛下那幾米高的崖壁後，就驟然變得狂野起來。尖利的石頭，可憐的斷枝，骯髒的棄物，在它的衝擊下毫無還手之力，它們被淹沒，被

裹挾，被征服，被消滅。激起的水花，恣肆地迸濺著，飛竄著，彷彿為這口瀉泉貼上了雷霆萬鈞、摧枯拉朽的凌厲標籤。

瀉泉在山澗中製造的巨響，無情地轟入我的耳道，雖然不適，但是酣暢。在這巨響聲中，人的思緒不會凝固呆滯，穿越歲月的年輪和歷史的雲煙，我似乎能感到那些英雄豪杰在此潑墨吟嘯、揮劍高歌的長風正氣。在這裡，他們燃起夢想，並矢志不渝，終不悔改。他們與我們，相距真的遠嗎？這一泓貫通古今的瀉泉之水，早已給了我一個不容置疑的堅定答案。

所以，這幾場夏雨，或許感動不了很多的人們，卻唯獨讓我酣暢，讓我感激，讓我銘記。

因為有了大雨的沖刷，更讓碧空澄明，遠山含翠；因為有了大雨的濯洗，更讓庭院潔淨，草木更新；因為有了大雨的滌蕩，更讓我輩心塵盡洗，鉛華褪去。

雨後的林海，山中的盛夏，兜兜轉轉以後，我看到一軸嶄新的季節畫卷，就這樣在人們的視線中徐徐展開。

張隆溪：不要過分強調「異」而忽略了「同」

中新社北京8月3日電 948年，中國著名作家錢鍾書在《談藝錄》序中寫下這樣一句話：「東海西海，心理攸同。」那一年，後來成為北京大學燕京學堂礪德講席教授、歐洲科學院外籍院士、國際比較文學學會榮譽主席的張隆溪剛剛出生不久。多年後，張隆溪成了錢鍾書的得意門生，並與之相交甚篤。今天的他，早已是享譽國際的學者，每每談起西方文化以及西方漢學時，仍常以錢鍾書的這句話開頭。

「中西方文化在語言、歷史、社會等不同維度皆呈現出不同風貌，但也在很多方面展現了相同和相通之處。我非常反對將中西方文化對立起來。」張隆溪此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一再強調。

漢學開端於西方世界與中國的頻繁接觸 回顧西方漢學的發展脈絡，張隆溪指出，最初的西方漢學是在當時的西方文化背景中產生的，而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西方思想界是仰望中國文化的。

十七、十八世紀，西方開始與中國頻繁接觸，這也是漢學形成的開端。最早接觸中國的漢學家大多有傳教士背景，他們留下了許多信件，向西方介紹中國社會和文化，也將大量中國經典翻譯成不同語言，在歐洲產生了很大影響。而當時的歐洲剛剛經歷十五、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啟蒙思想家們最大的目標就是擺脫宗教陰影，帶領社會走向世俗化。從利瑪竇到張誠、白晉，當這些傳教士們把他們眼中的中國介紹到歐洲後，給歐洲思想界帶來了極大的衝擊。

「萊布尼茨、伏爾泰都沒有到過中國，但他們從傳教士的筆下瞭解到，在遙遠的、此前根本不知道的東方，有個國家的社會管

理非常完善，卻沒有教會。他們因此認為，中國已經實現了政教分離，成為符合理性的世俗化國家。」張隆溪說，於是有一大批學者開始將目光投向中國。

敬仰中國文化的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曾對歐洲與中國的交流抱有極高的期待。十七世紀末，他在《中國近事》的序言中難掩激動地說：「人類最偉大的文明與最高雅的文化，今天終於彙集在了我們大陸的兩端，即歐洲和位於地球另一端的——如同『東方歐洲』的Tschina（當時『中國』的讀音）……」

此外，令西方嚮往的還有中國的科舉制度，任何人都可以通過讀書和知識實現社會地位的提高，這種制度對當時歐洲社會來說非常超前且有吸引力，因為當時歐洲還是貴族世襲制度，平民階層社會地位較低。張隆溪坦言，那時候的中國社會是西方的「理想」。所以西方非常努力地吸收中國社會制度的優勢。在現代性的建立過程中，政教分離的觀念、社會流動的觀念、通過知識實現向精英階層轉化的觀念，西方都是從中國看到的。「可以說，十七、十八世紀中國在歐洲的形象非常正面，和十九世紀鴉片戰爭前後的中國形象截然不同，甚至是相反的。」

「Sinology」因何轉向「China Studies」？

早期漢學家無法脫離傳教士背景，因此早期漢學成果往往被禁錮在宗教視角之下。那麼，西方漢學研究是何時從方向上發生了變化？張隆溪認為，應該是二十世紀以後。彼時西方已經實現了政教分離、轉向世俗化社會，科學飛速發展，各學科離宗教生態越來越遠，包括漢學。自那時起，漢學家們開始脫離宗教背景，更側重於從漢語語言或漢

語文本入手研究中國。

也是從那時開始，漢學家們逐漸重視起語言訓練。「二十世紀的漢學家們大多熟悉中國古文，並認真研究中國古代典籍。」張隆溪說。

時間回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冷戰背景下，「Area Studies」（區域研究）興起，大批學者轉而聚焦「當代」，中國當代社會研究成為西方區域研究的重要目標之一，張隆溪表示，「Sinology」由此向「China Studies」轉變。『「漢學」這個詞彙也在此時發生變化。歐洲直到現在也沒覺得『Sinology』有何不妥，美國則很少用了，傾向於稱為『China Studies』或者是『Chinese Studies』。』

總有大批學者不斷強調「不同」

張隆溪觀察到，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礙於西方世界對中國的看法發生改變，漢學研究中出現了一些「有趣」的現象。

比如，美國已故著名漢學家史景遷認為，法國人有一個把中國視為與西方「絕對不同」之異國的傳統。目前仍有不少法國學者在不停地探討中國與希臘如何不同，因為希臘在他們看來是西方文化的根源。

張隆溪還提到另一位法國著名漢學家於連（Francois Jullien，又譯作余蓮或弗朗索瓦·朱利安），他在其著作《迂迴與進入》中把中國傳統視為重新思考古希臘傳統的對比參照物。於連的目的是「回看自己」。他視漢學為「迂迴」認識歐洲的新工具，是歐洲哲學的對照體。

自十九世紀開始到今天，西方學界形成了一個傳統，即有一大批學者，包括漢學家，都在不斷強調中西方的文化差異，「不光是法國人，美國人也是一樣」。

竹韻清風詩意濃

楊麗麗

夏日的午後，陽光如同一把利劍，毫不留情地刺穿雲層，直直地傾瀉下來，整個世界彷彿被置於一個巨大的蒸籠之中，瀰漫著令人難耐的燥熱。我在這酷熱中艱難地尋覓著一絲清涼，緩緩地踱步走進公園的陰涼處。

就在那裡，一叢茂密的竹林宛如一位超凡脫俗的嫵靜佳人，以其獨特的風姿與神韻，輕而易舉地俘虜了我的心。我情不自禁地停下腳步，目光被牢牢吸引，癡癡地凝望。那竹林遮天蔽日，宛如一個天然的綠色穹頂，將外界的喧囂與燥熱嚴嚴實實地隔絕開來，自成一方清涼寧靜的世界。

夏風，帶著令人難以忍受的滾滾熱浪匆匆而來，急切而又莽撞。然而，當它急切地穿過竹林那疏密相間的罅隙時，竟像是被一雙雙溫柔且充滿魔力的手輕輕撫慰、緩緩摩挲，瞬間變得溫順清涼。那原本燥熱的風，在竹林的過濾下，彷彿被賦予了新的生命，變得柔和而又清新。

風，溫柔地拂過竹林，發出沙沙的聲響。這聲音，起初是細微的，如同春蠶在咀嚼桑葉，輕柔而又細膩；漸漸地，這聲音變得密集起來，像是細密的雨滴輕輕敲打在玻璃窗上，清脆而又富有節奏；到最後，這聲音匯聚成一曲宏大的交響樂，每一根竹子都彷彿是一位出色的樂手，共同奏響這大自然的絕妙樂章。那音律中蘊含的詩意，猶如醇厚的陳年美酒，讓人不知不覺沉醉其中，無法自拔。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詩經》中的這一句，彷彿為眼前的這片竹林注入了靈動的靈魂。那翠綠的竹子，是生命最鮮活、最靈動的色彩，它們在大地上肆意生長，縱橫交錯，蔓延成一片生機勃勃、綠意盎然的海洋。每一根竹子都挺拔修長，宛如堅守崗位的士兵，筆直站立。它們的葉片細長而柔軟，在微風中輕輕搖曳，像是在低語，又像是在吟唱。

漫步於竹林間，陽光透過葉片的縫隙，灑下一地斑駁的光影。那些光影，有的如金色的細絲，纖細而明亮；有的似圓形的光斑，圓潤而柔和；還有的像不規則的碎片，錯落而有致。它們交織在一起，像是被打碎的金屑，又似夢幻的拼圖，給這片竹林增添了幾分神秘而迷人的色彩。

「新竹高於舊竹枝，全憑老干為扶持。」這片竹林，既有新竹的生機勃勃，又有老竹的深沉厚重。新竹像是充滿朝氣的少年，懷揣著夢想，努力向上生長；老竹則如睿智的長者，默默地守護著這片土地，為新竹提供著支撐和指引。它們相互依存，共同構成了這片竹林的繁榮與和諧。

我俯身拾起一片飄落的竹葉，它纖細的紋理彷彿訴說著歲月的故事。竹葉的清香撲鼻而來，那是大自然最純粹的氣息，讓人心曠神怡。在這片竹林中，時間彷彿靜止了，內心的喧囂與紛擾悄然消散，只餘一片寧靜與祥和。

不要過分強調「異」而忽略了「同」

說到此，張隆溪回憶起與美國當代漢學界知名學者宇文所安的交往對話。

「我和他經常有一些關於文學的辯論。他是中國詩歌的愛好者。但他覺得中國詩歌都是寫實的，而西方詩歌則是虛擬的，或者說是比喻性的。」張隆溪稱，宇文所安特意在其著作中對比了兩首詩，一首是杜甫《旅夜書懷》中的「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另一首是英國詩人威廉·華茲華斯的《威斯敏斯特橋上》，後者描寫了站在泰晤士河橋上俯瞰倫敦城市的景象。宇文所安認為，華茲華斯這首詩和他是否身在倫敦並無關係，因為其筆下提到的意象皆是比喻性的、象徵性的。但杜甫描寫的則是他站在水邊看到的真實風景。「然後我就反駁他說，杜甫這首詩的最後一句是『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難道是杜甫變成了一隻鳥嗎？」張隆溪笑著說，「中國的詩歌裡一樣有很多比喻的、象徵的、抽象的意象……西方對中國的部分看法是令人哭笑不得的。」

「因此，中西方文化從始至終都並非絕對對立」。張隆溪直言，一方面，「對立」不符合兩個文化本身的實際情況。另一方面，眼下中國和西方的關係非常微妙。正如錢鍾書所言，「心理攸同」，溝通不同文化、增加相互理解是時代所需。「我們這些比較學者、包括漢學家們能做的，對國際政治是有貢獻的。也許這些工作傾向學術，但它其實和政治、社會以及我們的生活環境有直接關係」，張隆溪說。

張隆溪強調，我們既要看到文化之間的不同，也要看到彼此的相同，「文化的各個側面都要瞭解清楚才好。不要過分強調『異』，而忽略了『同』」。

江蘇：一杯咖啡品外貿「醇香」

新華社記者劉巍巍

眼下，大街小巷林立各色咖啡館，咖啡經濟蓬勃發展，「從一顆生豆到一杯咖啡」的「醇香」故事折射江蘇外貿新變化。

論起一杯咖啡的好壞，咖啡豆是繞不開的因素。南京海關統計顯示，今年上半年，江蘇完成咖啡進口額14.5億元，同比增長3.66倍，其中近九成為進口咖啡生豆。

近日，產自埃塞俄比亞的21噸精品咖啡生豆運抵江蘇蘇州。蘇州蘇豆國際貿易有限公司關務經理王蕊說：「近年來，國內消費者對咖啡，特別是口感上乘的高端咖啡需求激增，我們積極組織國外優質貨源供應國內市場。」

咖啡貿易的繁榮，加速了產業鏈延鏈、補鏈、強鏈，咖啡倉儲行業迎來新機遇。

在江蘇安普供應鏈管理有限公司8000平方米恆溫恆濕倉庫內，儲存著來自哥倫比亞、巴西等多國的咖啡生豆。

「2020年，咖啡豆生豆存儲業務占公司總業務量的比例不到5%，當前已近40%。」企業副總經理貝德強介紹，隨著業務拓展，公司增加了高功率的製冷、除濕設備，最大程度保留生豆風味。今年上半年，公司咖啡豆生豆存儲量達1.3萬噸，同比增長85%。

如今的江蘇，越來越多城市瞄準咖啡產業這條潛力賽道，響應市場需求、深耕細分領域，「圈粉」國內外市場。日前，位于江蘇南通的虎生（中國）電子電器有限公司一批貨值110多萬元的的不銹鋼真空咖啡壺出口海外。企業關務經理沙燕告訴記者，眼下，消費者對咖啡壺、保溫杯等產品需求呈上漲趨勢，今年上半年，公司咖啡壺、保溫杯等咖啡產業配套商品完成出口額5738萬元，同比增長5.5倍。

在位于蘇州高新區楓橋街道的蘇州咖博士咖啡系統科技有限公司，一批咖啡機經組裝、質檢、裝箱後，即將發往歐洲。

「我們的產品搭載智能觸屏操作及全自動清潔系統，支持數十種飲品的自定義製作，受到海外用戶青睞，目前產

品主要出口歐洲國家，我們也在積極開拓東南亞和北美市場。」企業關務負責人史雪微說，「今年上半年企業完成產品出口額2.8億元，同比增長30%。海外市場對全自動咖啡機需求旺盛，我們長期看好咖啡機出口業務。」

南京海關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江蘇分別完成滴液式咖啡機、泵壓式咖啡機出口額3206.4萬元、近1.7億元，同比分別增長21.4%和58.5%。

隨著生活節奏的加快，主打方便快捷的咖啡萃取液、咖啡飲料類「快消品」成為一些咖啡企業的發展方向。今年上半年，江蘇完成咖啡濃縮精汁出口額678.5萬元，同比增長40%。

「現在，大家越來越傾向更純粹的咖啡風味，對咖啡口感和品質要求更高。」專注咖啡萃取液、凍干咖啡類及咖啡膠囊研發生產的原力計劃飲品（江蘇）有限公司董事長陳亮說，「我們自主研發設備，實現對萃取時長、溫度、力度更精細的把控，產品受到美國、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消費者歡迎。」